



少校夫人

人物

馬克沁·賈委里洛維奇·特立可夫

一個退伍的陸軍少校，同時是一個有錢的地主；將

近五十歲。

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瓦爾金

他的姪子；一個畫家。

塞基·蒂米特力維奇·斯勒德納夫

特力可夫的隣居。

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卡里金

一個租借特立可夫的磨房的地主，三十歲。

巴莎·派芙洛孚娜

他的妻子。

阿芙杜狄亞·伊萬諾芙娜

她的母親。

弗妮亞·伊格勒芙娜

卡里金家養大的一個年青的姑娘。

奇虹·斯特派羅維奇·劉巴雲

一個地方財政廳的職員。

安娜·柴哈羅芙娜

他的母親；一個稍有財產的貴婦。

阿希泊 特立可夫的用人，同特立可夫的年紀差不多。

伊凡·柯赫克秀尼亞 一個年青的長工。

普羅夫·伯鳩格里 一個老頭子，在卡里金家裏打雜。

佈景 離城不遠的猶德勒美的莊村，在特立可夫的地產上和他的磨房上。

第一幕

(佈景：卡里金家裏的一個房間。後邊和右邊各有一扇門。左邊有一扇窗。靠到右邊的牆，放着一張罩着紙花桌布的粗桌子。左邊有一張蓋着桌氈的箱子。左邊的角落裏放着一隻碗櫥，上面一層都是玻璃杯。在擱架上，可以看見杯盤。幾張普通的椅子。)

第一場

(阿芙杜狄亞·伊萬諾芙娜。)

阿芙杜狄亞 (她手中拿着一隻瓦罐，從那裏面，她抓了雞食拋到窗外去。) 咕，咕，咕！噓，死東西！亞修特卡，把那隻雞給趕掉吧；重重地揍它，重重地揍它！那隻有雞冠的雞，它把小雞都給嚇跑了，——哦，你！咕，咕，咕！啄呀，小東西，啄呀！……又來了嗎？(她拿起一根小竹竿兒，向窗外揮動。) 噓！不給你吃！噓！哦，那隻死雞！(她把瓦罐中存下的雞食都拋出去)亞修特卡，瞧着吧，留神點兒，別讓那些母雞給逃跑了，還得把小雞數

一數。別讓鵓鷹把它們給抓去了。別張開着嘴站在那兒——趕快！（離開窗口）那小偷兒就在我跟前把一隻小雞給抓去了。

第二場

（阿芙杜狄亞和巴莎。）

巴莎 媽媽，我們的弗妮亞怎麼樣啦？

阿芙杜狄亞 噢，她做什麼呀？

巴莎 噢，這個。從前，只是爲了鬧着玩兒，她時常上少佐的家裏去，可是現在，她在那兒住上三天啦。她怎麼可以這樣呢？聽說她要做他的管家的一直耽下去呢。

阿芙杜狄亞 由她去得了。

巴莎 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住在一個鰥夫的家裏，這成什麼體統呢？她會把自己給毀了。
阿芙杜狄亞 我告訴你說吧！巴莎，好好兒留心你自己！我的孩子，當心你自己，也得當心她！小心點兒，要不然，弗妮亞夠有苦頭給你吃哪！

巴莎 可是，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回到家裏來，知道她走了的時候，他會怎麼說呢？

阿芙杜狄亞 就是這一層呀。可是倘使他敢說什麼話，那我就對他說，我對他是怎樣想法的！叫他想一想他的媳婦兒，叫他覺得對不住他的媳婦兒——

巴莎 難道他不愛我嗎，媽媽？哦，他是那麼多情；他什麼話都告訴我——

阿芙杜狄亞 別嘮嘮叨叨吧！

巴莎 他也沒有欺騙我的理由……沒有人比我再愛他的了……再愛是不可能的了。上禮拜他臨走的時候，他抱着我說：「噯，巴莎，我要出門去十來天，我到地主那兒去辦穀子。別難受，還得和和氣氣地，平平安安地打理家務。別跟弗妮亞吵嘴……」

阿芙杜狄亞 這情形壞透啦。

巴莎 「你得記住：她是一個孤兒，待慢孤兒是有罪的……」

阿芙杜狄亞 自然囉，他得提醒咱們哪！

巴莎 「你心裏別胡思亂想吧。我決不會拋棄你去愛別人的，乖乖。」於是乎他親親我，他親我的嘴唇跟我的眼睛。他是怎樣說話的呀，媽媽；他的話說得多好呀！他講愛情的時候，他的聲音是多麼動聽啊！他的眼光又是那麼明亮，又是那麼親切！後來，他脫掉帽子，劃了一個十字，把他的鬚曲的頭髮朝後面一摔……他的頭髮……就跟絲一樣，又會

發亮，又會變換顏色，真是妙透了。他就那麼走了。又魁梧，又結實……媽媽，看他走起路來，真是可愛極了。我遠遠地就聽得出他的脚步。他那匹黑馬在馬房裏等着他。那匹馬就跟它的主人一樣——他們湊成一幅圖畫！他拍拍它的頸子，坐上車去，對我揮一揮手，拉一拉韁繩，就在塵霧裏駕着馬走了。

阿芙杜狄亞 他駕着馬走了，可是他走得並不遠。在那穀倉背後，有一顆楊柳樹在那兒的磨坊旁邊，你知道嗎？你從這兒是見不着那顆樹的——

巴莎 怎麼樣？

阿芙杜狄亞 在那顆楊柳樹下面，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跟另外一個人去告別了。

巴莎 媽媽，你說什麼？可是老天爺呀——。幹嗎你對我說這樣的話？

阿芙杜狄亞 幹嗎我要說老實話？也許是爲了別叫你老是做傻子。在那顆楊柳樹下面，小弗妮亞正等着他。他抱住了她——就這麼着——他把她抱在懷裏，並且把她高高地——向空中一舉。

巴莎 哦，媽媽，不要說了。

阿芙杜狄亞 他從車子上一見着她的時候，他就好像給火燙了似地跳了下來，而弗妮亞就張

開了她的胳膊。弗妮亞是怎樣抱住他的啊，她是怎樣叫喊的啊！哎喲！他就是這樣表示他的忠實的！巴莎，他狡猾，他在告別的時候親你的嘴，他一面却在欺瞞着你。

巴莎 媽媽，够了！（哭）哦，這真叫我難受！哦，幹嗎他會有這樣的舉動？——幹嗎？——要是他不疼我，倒是罵我，甚至於揍我，我可是好受得多——那麼我早該知道我受了騙，受了侮辱——。可是傷心——噯，傷心是傷心；我的壽命會減短的，可是只要我跟他在一塊兒，我就什麼都不在乎……不過這樣口是心非——那才糟哪，媽媽，那才叫人心痛哪！

阿芙杜狄亞 別這麼吧，巴莎。不用哭。也不用流眼淚。在必要的時候再哭吧。看重你的眼淚，要不然，眼淚便會變得一點兒沒有價值。眼淚流得恰當的時候就是力量，流得不恰當的時候就沒用處，我的孩子，——尤其對於你的丈夫，這一層你得記住。你是挺老實的人；你的本性怎麼樣你就怎麼樣。你才是個出色的傻子哪。

巴莎 叫我怎麼辦呢？此外我沒有辦法。奸刁跟狡猾——這兩樣我都來不了！從奸刁跟狡猾裏面，你能夠得到什麼快活呢？你就不能暢暢快快地透一口氣。這就好像把你的靈魂劈成兩半兒似的。在你定要欺騙人家的時候，這不是挺難受的嗎？

阿芙杜狄亞 誰說這是好受的呢？我自己有了經驗，這一層我才知道，我的孩子。我是年輕過來的，我本來也想跟你一樣生活。我的靈魂好像一池澄清的湖水似的；你可以看見它的底。可是我很快地看穿了這是壓根兒不成的。巴莎，我要是那時候不知道，我要是不把自己性格的各方面都表示出來，而使用一下我的聰明的話，那我就不能跟你的爸爸一直過下去。這是你也瞧見的，孩子！至於弗妮亞到少校家裏去，這倒要謝謝老天爺哪！但願她不要回來。我現在生她的氣。我看她可恨得很。

巴莎 媽媽，以前你是多麼愛她的呀，我也——。這樣一來，她豈不是罪過嗎？

阿芙杜狄亞 一個沒出息的東西，一個下賤的棄兒！我要是不把她從樹林子裏給拾起來的話，那她早就死了。她渾身都凍僵了，給荊棘撕破了。我看見她的時候，她只有一口氣。可是，她現在變成了一個怎樣不終用的姑娘。我把她當作親生女兒似地撫養她；我對你們倆壓根兒就不分彼此。我爲她受到的煩惱說也說不盡，比爲你受到的煩惱可多着呢。她是這樣一個不懂羞恥的姑娘，真是一個賤貨！她動不動就出岔子。有什麼事情她不會碰到過呢？有一次她打韃靼打到最高的時候，從上面摔下來了——倒栽蔥似地摔下來！我差一點兒嚇壞了！我跑上前去瞧瞧，我的弗妮亞却縮成一堆地躺在那兒。噯，我

以爲：她一定完了！可是她醒轉來了，好像沒有事情似的。她摔在馬蹄底下，她掉到井裏，她連人帶雪撬一塊衝到冰塊下面，這個不終用的姑娘！她的膽子大極了——這是不用說的。她的乾老子給她迷住了。你呢，倘使有客人來的話，只會躲到基角上去，她可是會馬上跑出來，噫哩咕嚕地鬧得你頭痛！我罵她：「你真不要臉！我要用膏藥把你的嘴給貼起來！」她就這麼回答我：「我這張嘴不是那麼的，媽媽；膏藥就貼不上！」

（善良地微笑。）

第三場

（同上和弗妮亞。）

弗妮亞

（興高彩烈地登場）

好呀！（老太婆背過身去）巴莎，好呀！

巴莎

（不望她）你好呀！

弗妮亞

幹嗎這麼冷冰冰的？難道你不喜歡看見我嗎？好，隨你的便吧。沒有你我覺得冷

靜，所以我又回來了。（低聲向巴莎）媽媽爲什麼生氣？

巴莎

（假癡假呆地）我不知道。

弗妮亞（發火而傲岸地）哦，對啦，問你是問不出什麼來的。

阿芙杜狄亞 問弗妮亞·伊格勒芙娜得啦。她所知道的消息可以供給全國哪。

弗妮亞 的確：可以。

阿芙杜狄亞 她弄到了「少校夫人」的頭銜已經夠了；她還要什麼呢？

弗妮亞 哈！哈！到底你說出這句話來了，是不是？謝謝。（她親阿芙杜狄亞的面頰，後者不甘願接受這樣的親熱。）媽媽，你罵我得了，扯我的頭髮得了，我低心下氣地親你的手。

已經是「少校夫人」了嗎？

阿芙杜狄亞 對啦，用不着得意洋洋地賴，把這樣的綽號在大夥兒跟前誇躍，誰都會用手指來指你，來羞辱你。你在那兒得到這個頭銜，你就應該就在那兒。

弗妮亞（皺緊眉頭望着那老太婆）就在那兒麼？我明——明白了。

阿芙杜狄亞 磨房師父就在磨房裏，鐵匠師父就在鐵舖裏，各人就住在各人的地方，當然。

弗妮亞（堅決地，用挑戰的聲調說）我呢，我高興就在那兒就就在那兒。安得里·費拉特羅維

奇回來了嗎？

巴莎（冷嘲地）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

弗妮亞 怎麼啦！巴莎，難道你給蜜蜂刺了麼？

巴莎 你的行爲！

弗妮亞 我的行爲？我跟他有什麼行爲，使得你磨牙切齒，兩臉漲得通紅呢？喂，告訴我！
阿芙杜狄亞 夠啦！這種話是白說的。（向弗妮亞）巴莎並沒有對你說什麼；你自己開始說到行爲的；這是你該知道的，我們可用不着知道。

巴莎（大怒）偷來的帽子，跟小偷兒的腦袋不相稱。

弗妮亞 什麼？

阿芙杜狄亞 巴莎！

弗妮亞 噢，現在我完全明白了。

阿芙杜狄亞（慌張地）我對你說，這是挺傻的！

弗妮亞 哦，不，並不是這麼——。你們捉弄我不了。（望着巴莎）不用我，這兒的傻瓜已經

是够多的了。原來這樣！說出了「少校夫人」——這是詭計，推托，用來作護身符的東西，其實呢，整個的毛病都出在安得里身上。哈！哈！哈！幹嗎你們不這麼說呢？媽媽，幹嗎你要裝得這麼狡猾呢？我可以完全看透你。我一進來見到你的時候，我就馬上

明白你要攆我走，你決心要我離開這所屋子。你自己慫恿我這麼幹的，因為我在這兒是挺危險的，而且使得你痛苦起來。現在你說人人都指着我，而你爲了這一層要趕我走！你可以藉口對安得里這麼說；可是至於我們在一塊的「行爲」，像巴莎脫口說出的那麼，你不妨去對他說說看！我要親自告訴他！我非等到見着他決不離開這所屋子。

阿芙杜狄亞 够啦，誰在趕你走呀？

弗妮亞 喂，媽媽，你現在收不回這句話了！我要把這件事情弄清楚！要是我在少校那兒就了三天，這是一點兒不妨事的。因為他生病我才上他那兒去，他起了牀，我就回到家裏來。少校跟我只有事務上的關係。要是我真的做了「少校夫人」，巴莎不用替我操心或是耽憂。我並不要求什麼辯解或是保護！你出頭給她辯解，那你就錯了。你覺得安得里中意我，可是你不明白，我只是想保護你的巴莎。

巴莎 哦，弗妮亞，幹嗎你要想方法欺騙我們？難道你沒有在楊柳樹下跟他親嘴嗎？

弗妮亞 欺——騙？如果我想愛你丈夫的話，我幹嗎要欺騙你們？你這個想頭是打那兒來的呀？我可以踩死你，——我可以當你的面叫他親我的腳，他會親的，你可連哼也不敢哼一聲！欺——騙！像你這樣的人才用得着欺騙，我可用不着……我告訴你說，要是我願

意這樣，那麼這一番話就壓根兒沒有用處，你瞧着吧。欺騙！我在楊柳樹下跟親嘴，也許因為他給你一點兒愛情的緣故；因為他聽我的話，我才跟他親嘴的。

巴莎 用這種條件買到丈夫的愛情是可恥的。

弗妮亞 那麼，好吧，你自個兒找去吧。我要看你這麼做！（從右首退場。）

第四場

阿芙杜狄亞 哦，巴莎，惹他冒火是沒有用的！當然，我是警告你一聲。我還是不對你說的好。我真是一個蠢東西，蠢東西！

巴莎 由她去冒火得了。媽媽，我才不對她下跪哪！她跟安得里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得啦。讓他們笑我吧，要是這樣可以叫他們感到快活的話。我會走開，把我的悲哀藏在我自己的心裏。

阿芙杜狄亞 別發傻吧，巴莎。你的安得里沒有那麼聰明，你只要懂得怎麼幹，你就可以抓住他。不要再老實啦；聽我的勸。

巴莎 我怎麼辦得到？與其避免悲傷，我還是把悲傷擺在臉上的好。媽媽，就這樣吧。（從後

面的門退場。）

阿芙杜狄亞 哼！預先讓步，只是多招麻煩。弗妮亞這會兒在發脾氣，就近不了她的身。
 （向右首的門走去）我要跟她說話嗎？（走開）不，讓她的脾氣發過了再說。

第五場

（阿希泊；阿芙杜狄亞。）

阿希泊 （登場）她在那兒？

阿芙杜狄亞 誰？

阿希泊 哼，就是你那個蠢貨。

阿芙杜狄亞 蠢貨？嘿，你的脾氣多大呀。你進來連一聲好也不問。

阿希泊 不用管，不用管！我說，她在那兒？

阿芙杜狄亞 可是誰呀？我不懂。

阿希泊 （用加重的語氣）少校夫人！此外還要誰呢？這會兒就用不着別人了。咱們大夥兒都變成無用的了，咱們都變成白癡了！沒有咱們的「少校夫人」，咱們就活不了！既不給，

也不拿，好像咱們就在瘋人院裏一樣，懂麼？還有一些人，他們的行動就跟癲頭癲腦的傻子似的。

阿芙杜狄亞 誰的行動就跟傻子似的，你的主人嗎？

阿希泊 真可恥，阿芙杜狄亞。伊萬諾芙娜，真可恥！什麼事情都得我們自己決定，壓根兒就不分上下。這一層你就會明白。要是有人問我，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在晚年的時候有什麼事情，那怎麼辦？嚶，霍密乞，說吧；說說明白吧！我說什麼呢？好朋友，他渾身發癢。呸！

阿芙杜狄亞 阿希泊。霍密乞，怎麼樣的癢法？這是什麼意思？

阿希泊 嚶，就是這種癢法；這個人起坐不安；他在什麼地方也躺不了，他不吃，也不喝；在晚上只癢得他翻來覆去，就跟發瘋一樣。要是弗妮亞在他身邊，那就沒有什麼；要是她一背過身去的話，他就要問：「阿希泊！弗妮亞在那兒呀？」「阿希泊，弗妮亞到那兒去了呀？」咄！他生病了，在牀上躺了三天。爲什麼？你以爲他真生病嗎？老天爺，不是的！這都是那個癢在作怪！——他們吵了一次嘴，——他就忽發奇想地要親她的嘴。

阿芙杜狄亞 真的這樣嗎？

阿希泊 你想還會有什麼？這麼一來，她大罵了他一頓。

阿芙杜狄亞 弗妮亞？

阿希泊 對啦，真的！他紅着臉孔向我跳過來，紅得好像剛從澡堂子裏出來一樣。我就問

他：「老爺，您做什麼呀？」吓！

阿芙杜狄亞 嗨，這算什麼行爲。弗妮亞來了。（從後門退場。）

第六場

（弗妮亞，阿希泊。）

弗妮亞 什麼事？

阿希泊 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打發我來的。

弗妮亞 爲什麼？

阿希泊 我不知道，——要你去。你沒有把他罵夠，——他還要挨罵呢。

弗妮亞 一點兒不錯。還不夠。那麼你去對你的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說——